20
082.1
Ka452
O(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越絕卷六

外傳紀策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親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得無衰極乎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

544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俊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注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鼈與爲鄰。願王定之。母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管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

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干斧掩盧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虜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在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簒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

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畏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
贏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詘與師還此
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
哉越師敗矣臣聞并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
方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
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
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吳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
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以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
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

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
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
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
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
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
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
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
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内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
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

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一作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

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彖。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聾。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泯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開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何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六終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于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闕四字

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

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

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懼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魯父母之邦也。墳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行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鬥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砮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隳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

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

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樓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母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禍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甲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遁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漠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洮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綠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

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卑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與死人也。孤頼先人之賜。敢不從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

越王愷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滕。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頼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于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逐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屬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

悉釋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

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
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
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
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越絕卷七 終

越絕卷八

外傳記地傳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
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嘻糞
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烏田
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
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
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者老納詩書

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烏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

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

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鐸）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　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

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北、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北、

北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共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北、周六百步、今高平里北、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熄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北、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北、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勝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懣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噆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

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道天乎。臣唯君王急剗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日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予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

秦伊山、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射浦者、句踐教習南、去縣二十九里、

音死葬民西、故曰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種山者、句踐所葬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葬之三蓬下、種將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三蓬、自章後世句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巫里、句踐所徙巫縣五十里、

爲和公郡社稷墟、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巫山者、越鼈神巫栢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踐遣使者取於南也、去縣十四里

去縣三十五里、吳還、封范蠡于也、其僻君徑六十

江東中巫葬者、越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

而葬之、巫神欲使封其子、是去縣十八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

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也、去縣五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

可得、故曰犬山、其

白鹿山、在犬山之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

雞山冢山者、句踐陳音山、

在錫山南、去縣五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鉤足卖

里、洹江以來屬越、死、自築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

練塘者、句踐時采踐葬之食傳三賢、

塘、各因事名之、去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共亭祠今

本客大冢者、句踐一作虛

二千人伐松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一曰句踐伐善材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官瀆者、句踐工官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苦竹城者、句踐伐

步、因爲民治田、塘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范蠡苦勤功篤、故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其邑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

啼皐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一作熟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見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見鄉、

吳工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illegible]孫在丹陽皐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立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元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

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皇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敎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郭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刺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　故郭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八　終

越絶卷九

外傳計倪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

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詩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賤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

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總弓矢之然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

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柳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塡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即天之兆率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爲子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

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回。聖人識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胥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讖。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希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九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越絕卷十

外傳記吳王占夢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闘廬口銜干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鏌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

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鏁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

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鏁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鍜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鏁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鍜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

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

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十終

越絕卷十一

外傳記寶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亳曹薛燭對曰、亳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

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鏟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瓠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奉炙魚者

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鋩。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鋩。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裁。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

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
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
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
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
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
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
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
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
人聞命矣。

越絕卷十一

內經九術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

患。戒曰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嫌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

於妹喜。殷亾於妲己。周亾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

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

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亾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一作焉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亾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

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亾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亾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亾攻之殺將軍亾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

也。其氣陽者。欲爲夫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凶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凶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凶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凶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襄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十二　終

越絕卷十三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入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歎口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子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人穀貴賤之法必察

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危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脩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愛而藏之春煦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天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

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人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索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元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稿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間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問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

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
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
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
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
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
猶形影聲響相聞竝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
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
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槐中以爲國寶越五日
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常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

邦危社稷爲羣邪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
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
不惡人之訪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
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
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
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
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
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
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

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白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明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桃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十三終

越絕卷十四

外傳春申君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

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德序外傳記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甲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再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

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祚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回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廢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鳥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伯竟霸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

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篤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

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翊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聲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口世口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逃厥迹微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

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郤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憎逼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口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讒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十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越絕卷十五

叙外傳記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凶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清日月明弟子欣然相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大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根議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荊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許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荊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吳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垂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必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

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荊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有與吳何親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报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其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負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匱。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劒。欲無死得

乎。音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問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況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夫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溫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將信而得衆道范蠡

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坐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人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

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
鑫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管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
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
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膾乎去妻蒸不熟微
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
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
信范鑫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
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
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
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
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鑫遭世
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
於道億則屢中貨財蘊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
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
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
山子胥兵答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
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

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寃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違焉猶春秋鋭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巳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

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卫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實也覆以庶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流湘水蠡所有也

越絕卷十五終

右越絕書十五卷崇文書目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經義考據田胡二家之說斷為袁康吳平所撰正以敘外傳記篇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庶又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謂以隱語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合姓名推而得之耳要之作者大意已具卷首本事篇今可不論也書多陰謀祕計而其精奧又在計倪內經外傳枕中二篇太史公貨殖傳略采其說所謂計然者卽計倪范蠡之師也書本雜記吳越事而有荊平王春申君篇以子胥入吳破楚服越爲此書之始及越滅吳楚又并越而春申君封吳爲此書之終也其所以分內外篇體例未聞而吳內傳中雜引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事若欲以吳越事附於帝王霸之後者而又稱引孔子春秋以自附於作者之列則夸大之意也至謂賜[illegible]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事句知作者蓋傳公羊家學而託之子貢云汝上[illegible]誤識

CL
NO. 4333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